



于忠民 著

红碱滩

一场发生在芦苇荡中的“血色浪漫”。

一段红海滩旁演绎的凄婉绝恋。

一代人的青春记忆，一代人的非常命运。



WUHAN UNIVERSITY PRESS

武汉大学出版社

红 碱 滩

于忠民 著

武 汉 大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碱滩/于忠民著. —武汉:武汉大学出版社, 2012. 6
黑土地之歌
ISBN 978-7-307-09733-9

I. 红… II. 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73100 号

责任编辑:聂勇军 责任校对:刘欣 版式设计:马佳

出版发行:武汉大学出版社 (430072 武昌 珞珈山)
(电子邮件:cls22@whu.edu.cn 网址:www.wdp.com.cn)

印刷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4 字数:318千字

版次: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307-09733-9/I·548 定价:26.00元

版权所有,不得翻印;凡购买我社的图书,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质量问题,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。

编 委 会

主 任 张福臣

编 委 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邓 贤 叶 辛 白 描 刘小萌

刘晓航 陆天明 张承志 张福臣

肖复兴 岳建一 胡发云 姜汉芸

晓 剑 郭小东 高红十 董宏猷

谢春池

总 序

叶 辛

40 多年前，中国的大地上发生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。“波澜壮阔”四个字，不是我特意选用的形容词，而是当年的习惯说法，广播里这么说，报纸的通栏大标题里这么写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当年还是毛泽东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，是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百年大计，千年大计，万年大计。

这一说法，也不是我今天的特意强调，而是天天在我们耳边一再重复宣传的话，以至于老知青们今天聚在一起，讲起当年的话语，忆起当年的情形，唱起当年的歌，仍然会气氛热烈，情绪激烈，有说不完的话。

说“波澜壮阔”，还因为就是在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，很有必要”的指示和召唤之下，1600 多万大中城市毕业的知识青年，上山下乡，奔赴农村，奔赴边疆，奔赴草原、渔村、山乡、海岛，在大山深处，在戈壁荒原，在兵团、北大荒和西双版纳，开始了这一代人艰辛、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。

讲完这一段话，我还要作一番解释。首先，我们习惯上讲，中国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，有 1700 万，我为什么用了 1600 万这个数字。其实，1700 万这个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的权威统计，应该没有错。但是这个统计，是从 1955 年有知青下乡这件事开始算起的。研究中国知青史的中外专家都知道，从 1955 年到 1966 年“文革”初始，十

多年的时间里，全国有100多万知青下乡，全国人民所熟知的一些知青先行者，都在这个阶段涌现出来，宣传开去。而发展到“文革”期间，特别是1968年12月21日夜間，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发表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掀起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。那个年头，毛主席的话，一句顶一万句；毛主席的指示，理解的要执行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，且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要“不过夜”。于是乎全国城乡迅疾地行动起来，在随后的10年时间里，有1600万知青上山下乡。而在此之前，知识青年下乡去，习惯的说法是下乡上山。我最初到贵州山乡插队落户时，发给我们每个知青点集体户的那本小小的刊物，刊名也是《下乡上山》。在大规模的知青下乡形成波澜壮阔之势时，才逐渐规范成“上山下乡”的统一说法。

我还要说明的是，1700万知青上山下乡的数字，是国务院知青办根据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的实际数字统计的，比较准确。但是这个数字仍然是有争议的。

为什么呢？

因为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的是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数字，没有统计千百万回乡知青的数字。回乡知青，也被叫作本乡本土的知青，他们在县城中学读书，或者在县城下面的区、城镇、公社的中学读书，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，他们读到初中毕业，照样可以考高中；他们读到高中毕业，照样可以报考全国各地所有的大学，就像今天的情形一样，不会因为他们毕业于区级中学、县级中学不允许他们报考北大、清华、复旦、交大、武大、南大。只要成绩好，名牌大学照样录取他们。但是在上山下乡“一片红”的大形势之下，大中城市的毕业生都要汇入上山下乡的洪流，本乡本土的毕业生理所当然地也要回到自己的乡村里去。他们的回归对政府和国家来说，比较简单，就是回到自己出生的村寨上去，回到父母身边去，那里本来就是他们的家。学校和政府不需要为他们支付安置费，也不需要为他们安排交

通，只要对他们说，大学停办了，你们毕业以后回到乡村，也像你们的父母一样参加农业劳动，自食其力。千千万万本乡本土的知青就这样回到了他们生于斯、长于斯的乡村里。他们的名字叫“回乡知青”，也是名副其实的知青。

而大中城市的上山下乡知青，和他们就不一样了。他们要离开从小生活的城市，迁出城市户口，注销粮油关系，而学校、政府、国家还要负责把他们送到农村这一“广阔天地”中去。离开城市去往乡村，要坐火车，要坐长途公共汽车，要坐轮船，像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广州、武汉、长沙的知青，有的往北去到“反修前哨”的黑龙江、内蒙古、新疆，有的往南到海南、西双版纳，路途相当遥远，所有知青的交通费用，都由国家和政府负担。而每一个插队到村庄、寨子里去的知青，还要为他们拨付安置费，下乡第一年的粮食和生活补贴。所有这一切必须要核对准确，做出计划和安排，国务院知青办统计离开大中城市上山下乡知青的人数，还是有其依据的。

其实我郑重其事写下的这一切，每一个回乡知青当年都是十分明白的。在我插队落户的公社里，我就经常遇到县中、区中毕业的回乡知青，他们和远方来的贵阳知青、上海知青的关系也都很好。

但是现在他们有想法了，他们说：我们也是知青呀！回乡知青怎么就不能算知青呢？不少人觉得他们的想法有道理。于是乎，关于中国知青总人数的说法，又有了新的版本，有的说是2000万，有的说是2400万，也有说3000万的。

看看，对于我们这些过来人来说，一个十分简单的统计数字，就要结合当年的时代背景、具体政策，费好多笔墨才能讲明白。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，还有多多少少类似的情形啊，诸如兵团知青、国营农场知青、插队知青、病退、顶替、老三届、工农兵大学生，等等等等，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字眼，今天的年轻一代，已经看不甚明白了。我就经常会碰到今天的中学生向我提出的种种问题：凭啥你们

上山下乡一代人要称“老三届”？比你们早读书的人还多着呢，他们不是比你们更老吗？喂，你们怎么那样笨，让你们下乡，你们完全可以不去啊，还非要争着去，那是你们活该……

有的问题我还能解答，有的问题我除了苦笑，一时间都无从答起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反映知青生活的“黄土地之歌”、“红土地之歌”和“黑土地之歌”系列作品这一大型项目，实在是一件大好事。既利于经历过那一时代的知青们回顾以往，理清脉络；又利于今天的年轻一代，懂得和理解他们的上一代人经历了一段什么样的岁月；还给历史留下了一份真切的记忆。

对于知青来说，无论你当年下放在哪个地方，无论你在乡间待过多长时间，无论你如今是取得了很大业绩还是默默无闻，从那一时期起，我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称呼：知青。这是时代给我们留下的抹不去的印记。

历史的巨轮带着我们来到了2012年，转眼间，距离那段已逝的岁月已40多年了。40多年啊，遗憾也好，感慨也罢，青春无悔也好，不堪回首也罢，我们已经无能为力了。

我们所拥有的只是我们人生的过程，40多年里的某年、某月、某一天，或将永久地铭记在我们的心中。

风雨如磐见真情，
岁月蹉跎志犹存。

正如出版者所言：1700万知青平凡而又非凡的人生，虽谈不上“感天动地”，但也是共和国同时代人的成长史。事是史之体，人是史之魂。1700万知青的成长史也是新中国历史的一部分，不可遗忘，不可断裂，亟求正确定位，给生者或者死者以安慰，给昨天、今天和明天一个交待。

是为序。

引子

十二年一个轮回，那么二十六年呢？

妻子翻出方怡玫的照片，没完没了地让我解释照片上那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是我的第几个“铁子”。我无法给她满意的答案，家里就成了总也打扫不清的战场。邻居和儿子开始还常来劝解，时间长了，无所事事的儿子就腻在网吧里很少回来。妻子咬破了嘴唇恐怖地对我说：“别让我看见那个女人，不然你身上溅的不是她的血就是我的血！”二十六年后邱玉明春风得意。这小子在交通局当科长，据说他老婆比他职务还高，但这并不影响他周旋于酒杯和裙子之间。更让我嫉妒的是，他那水葱般美丽的女儿，竟然还是音乐学院的高才生。

邱玉明一脸坏笑又满是同情地拍拍我的肩膀说：“老白，知道你为啥混成了今天这个样子吗？告诉你，伺候老婆要有帮忙的，挣钱得有拉套的，教育孩子要有戴面罩的，这些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。”见我一脸的狐疑，这小子失望极了：“唉！你不仅是糊不上墙的

稀泥，还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犟货。你呀，只配和方怡玫生活在那个年代，生活在少有人烟的芦苇荡，对着红碱草发痴呆。”

虽然前面的话我没弄明白，但后面的话让我听得目瞪口呆。后来有段日子，我的思绪始终围绕着现在的沈阳和多年以前的盘锦，围绕着现在的老婆和过去的情人。

我决定去趟盘锦。

大客车刚刚启动，豆大的雨点便噼里啪啦砸下来。

我将脸贴近车窗向外望去。雨点刷刷地打到玻璃上，逐渐模糊了外面的景色。

不知是盘锦特有的仙鹤、苇塘，还是红海滩的吸引，反正车上座位已满。我身旁唯一的空座也被我那塞得鼓鼓的大包占据着。

车驶出客运站，刚一加速就来了个急刹车。在众人的惊叫和怒骂声中，只见顺着打开的车门蹦上来一位身材修长的姑娘。她肩上斜挎一个精致的黑色小皮包，上身穿一件领口很低、袖子很短的白色紧身衣。

姑娘补了一张票，歉意地朝司机道声“谢谢”，便顺着中间的过道往里走。她左顾右盼地寻找空座，走到车尾又转了回来。最后在我身旁停住脚。她犹豫片刻，这才指着我放包的座位轻声问道“大叔，这儿有人吗？”

她手里拿着一束美丽的百合，鲜花和发梢仍在滴着水。

我虽不愿身边坐着一个湿漉漉的人，可想想出门的难处，就拎起座上的包放到货架上，说“没人。”

“谢谢。”她朝我礼貌地点下头，轻轻坐下。

我稍稍挪动一下身子，留出一道不明显的空隙。

这时，车厢里响起了音乐声。我寻声望去，车子前上方悬挂的电视开始播放一部叫《我的兄弟姐妹》的电影。

“哎，你瞧哇，”前座的女孩一捅男友，“忆苦、思甜，这名儿可真逗。”

“操，搞电影的实在编不出好名来了。”小伙子接道。

我心里涌起一股莫名的苦涩。忆苦、思甜让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和青春。现在的小青年生在蜜罐里，他们能理解那个年代的孩子吃的苦、受的磨难吗？

影片结束了，可我仍无法摆脱那沉重的故事情节。我深深地叹息了一声。一扭脸，恰巧与姑娘的目光相碰。她那双大眼睛挂着晶莹的泪珠正惊诧地瞅着我。

我不禁一怔，这双眼睛，这上翘的嘴角，咋这么熟悉？

我不禁脱口而出“姑娘，我们在哪见过吧？你很面熟……”

姑娘警觉地扫了我一眼，答道“我们不认识吧？”

沉默了一会儿，也许感觉我不是个危险的人，她主动搭话“大叔，您上哪儿？”

我抬起头说“去大洼。你呢？”

她微微一笑“我也去大洼。”

我问“是旅游、办事，还是探亲？”

“是……”她欲言又止，一副不知该如何回答的样子，只是垂下眼皮，默默地瞅着手中的鲜花。

我发觉自己有些冒昧，于是，便将视线移向窗外。

雨已经停了。外面的景象变得清晰起来。啊，已经进入盘锦地域了。

我的心开始躁动，朝窗外痴痴地凝望。平坦宽阔的柏油路旁，一片片翻着金波的稻田，一幢幢拔地而起的新式住宅楼，一个个花园式的工业园区，纷纷在眼前闪过。若没有沟内那茂密的芦苇，我简直不敢相信，这就是当年的“南大荒”。

车到了终点。我随着人群下了车。

那位姑娘问一位三轮摩托车车主 “师傅，东方农场的卫红大队怎么走？”

“哦，上卫红村呀，我拉你去。” 车主殷勤地招着手。姑娘随即上了他的车。

我随后跳上另一辆车，对车主说 “去卫红。” 心里却萦绕着一个谜团：这个姑娘我在哪儿见过呢？

第一章

天已完全黑了。凛冽的北风狼嚎般在盐碱滩上怪叫。枯干的芦苇瑟瑟颤抖，发出凄楚的呻吟。

颠簸了半天的破旧“嘎斯”大货车像个病牛，气喘吁吁晃荡到青年点二连的宿舍前。我顾不得屋内暖和一下几乎冻僵的身体，急赤火燎地想找个地方排泄膀胱里憋了一下午的液体。我四下撒目，惨淡的月光下，房山头边上的草垛引起了我的注意。那儿既背风又不易被人发觉。我正要跑过去，身边的同学邱玉明急不可耐地解开裤带，猴急地说“还磨蹭啥呢？哥们儿憋不住了，就在这儿得了。”我朝草垛方向一扬头说“这前后一帮人，瞅你好哇？哎，往里点儿。”邱玉明不耐烦地哼了一声，提着裤子，刚到草垛边就浇上了。我刚解开裤带，忽听“啊”的一声尖叫，浑身霎时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，僵硬的手抓紧了肥大的裤腰。

寻声望去，草垛里有两个人影在晃动。邱玉明惊得提着裤子兔子似的噌噌往回跑，我的心怦怦乱跳，尾随

他钻进了宿舍。

我俩惊魂未定，忽然门被咣当一声踹开，一个长得像大骆驼的青年满脸杀气地蹿进屋内。

正在闲聊的几个老知青一见这个人，像遇到“瘟神”似的赶紧闪到一边。不知谁小声嘀咕了一句：杜金彪来啦。

杜金彪瞪着眼珠子扫了一圈，见我还在哆哆嗦嗦系着裤带，霎时眼露凶光，直扑过来。没等我反应过来，头上便重重地挨了他一个“电炮”。我头一晃，只觉耳膜嗡嗡响。我一愣怔，问“凭啥打我？”

“凭啥？”杜金彪张开大嘴露出一对咬人的虎牙，气哼哼地说：“刚才浇尿的是不是你？你以为猫这儿就没事啦。操你妈的，跟哥们儿装傻。”他照我的前胸咚地又是一拳，我只觉胸口像被大锤猛然击中，憋闷得快要窒息。我噤噤地倒退了好几步。

“不是你是谁？”杜金彪齜着虎牙冲我厉声喝道。

“是……”我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邱玉明。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将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

杜金彪眼珠滴溜儿一转，发现邱玉明的裤裆湿了，恍然大悟。他噤噤地来到邱玉明跟前，两眼直勾勾地说“嗨，你小子够流氓的，胆儿挺肥呀？你他妈的没长眼睛，敢往女青年身上浇尿。”

邱玉明惊得小脸煞白，额头渗出汗珠，他手扶着炕沿儿哆哆嗦嗦，挪着身子往炕上蹭，声音颤抖着“这……黑灯瞎火的，谁知道草垛里有人哪？”

杜金彪抡起大手，啪地扇了邱玉明一个重重的耳光，邱玉明的小脸霎时出现几道红红的手印。邱玉明噉地怪叫一声，头向后一仰，棉帽子甩到了一边，露出一头鬓发。他身子一趔趄，倒在了炕上。

我吓得一激灵，生怕那拳头再落到我身上，赶紧向边上闪了闪。

“嗨，头发还带卷儿呢！”杜金彪嘿嘿一声冷笑，一把揪住邱玉明的头发说，“曲了毛，挺厉害呀。”

“大哥，饶命……”邱玉明手捂着脸哀求道。

杜金彪向下一拽邱玉明的头发，迫使他的脸向上仰起，说“小兔崽子，不给你点颜色，你他妈的不知我杜金彪的厉害。”杜金彪猛一撒手，回头操起门后的铁锹吼道“今天我非把你鸡巴剁下来不可。”

“大哥，别，别价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”邱玉明发出了哭腔，眼泪刷地流了出来。

“去你妈的，少他妈的装熊。”杜金彪吼着，抡圆了铁锹拍过来。邱玉明吓得身子一歪，铁锹在他棉袄上开了一个大口子，又重重地砸在炕上，咚的一声，炕上凹下去一大块。

站在一旁的黎义鸣黑着脸耷拉着眉毛，也斜着瞪了一眼杜金彪，鼻孔翕动，喘着粗气。我知道黎义鸣在校时打架出了名，今天见两个同来的战友挨了打一定心里憋着气。幸好杜金彪没注意黎义鸣的表情，不然的话说不定会发生一场恶斗。

杜金彪怪叫着又举起了铁锹，这时，门忽地被踹开，涌进来两个人。一个抓住杜金彪的胳膊，另一个抱住他的腰。

抓胳膊的那人中等个儿，长得瓷实，有点O形腿，像个蒙古人。他说“金彪，你跑这儿干啥？这新青年咋惹乎你啦？”

杜金彪气哼哼地说“达子，你是连长，你说说这小兔崽子，没事儿往女的身上浇尿，你说该揍不？”

“啊，天挺黑的，兴许他没看见。”被称为达子的人说。

刚才抱住杜金彪的人也说 “他们刚来，不知道咋回事儿。”

“不知咋回事儿？他在家也往他妈身上浇尿哇？”杜金彪对那人说，“大鹏，你是车老板，你说这小兔崽子是牲口不？换了你，准给他两鞭子。”

被称为大鹏的人长得膀大腰圆，肥头大耳，脸上光溜得没几根胡子，眼睛亮得像灯泡。他一把夺下杜金彪手中的铁锹说 “得了，别撒野了。跟新青年来什么能耐，不就是浇着个女的吗？什么大不了的，他又不是故意的，别没完没了的。”

杜金彪瞅着他 “哎，雷大鹏，啥叫……”

“走吧，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给哥们几个面子。快回你们三连吧。”雷大鹏不由分说连推带拽将杜金彪拉出门外。

达子见我正揉着脑袋，问 “你也挨打了？”

我小声嗯了一声。

达子嘀咕了一句 “跑这儿立什么棍！”

他扭头望着惊魂未定的邱玉明问 “咋样儿，伤着你没？”

邱玉明揉着脸说 “身上倒没伤着，就是脸贼啦疼。”

“哦，没伤着就好。”达子随即对屋里人说，“大家都到食堂去开会，欢迎新战友。”

我沮丧地跟在大伙儿后面走出屋子。

邱玉明手捂着脸来到我身边，他怨恨地瞅着我 “操，啥鸡巴人？一车来的，还整这事儿。”

我正懊恼，没好气地回道 “我整啥事儿？你嘴干净点儿。”

“你干吗说是我？”

“我说你了吗？你自己惹的祸，害得我不明不白挨俩‘电炮’。

我没说你，你倒反咬一口。”

“你不瞅我，那家伙能冲我来吗？你那眼神不明明告诉他吗？”

“啊，我瞅你咋的？瞧你裤裆都湿成那样，谁看不出来，还用人说呀？”

“装什么牛×，你以为还是坐‘伏尔加’那会儿呀？”邱玉明轻蔑地说，“哼，不知道自己现在啥身份？”

“啥身份？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这小子敢揭我疮疤。我冲他一瞪眼，“你忘了当初围我屁股转，像个跟屁虫。这会儿你倒像见水的豆芽——支棱起来了。”

“谁是你跟屁虫？操，别做梦了。”邱玉明头一歪，脖子一梗。

我气得直哆嗦“好小子，你有种，你记着今天你说的话。”

“你俩叽咕啥呢，怕别人不知道咋的？”同学谢元庭过来了，他一捅邱玉明，“走，开会去。”

邱玉明不服地哼了一声，摇晃着干巴身子骨随谢元庭而去。我瞅着邱玉明的背影，心里不知啥滋味。

邱玉明确实是我的跟屁虫。从上学起邱玉明始终与我同班，那时他特羡慕我家。

我父亲是万人大厂的党委书记。打我记事起，家有保姆，父亲出门有轿车。邱玉明是普通店员的孩子，七个子女的负担使他成了父母无法顾及的对象。他常年穿着哥姐剩下的补丁摺补丁的衣服。邱玉明像跟屁虫似的整天围着我转悠，为的是得到我赏给他的几块高级奶糖，或是一支价钱高出普通铅笔几倍的墨绿色中华牌铅笔。我爱看他受到恩惠时那欣喜若狂、哈巴狗似的对我俯首帖耳的神态。

老师也对我另眼相看，让我当了班级宣传委员。